

中国古典小说普及丛书

〔清〕慕真山人著

青樓夢



中国古典小说普及丛书

〔清〕

慕真山人 著

文图 校点

青樓夢

齐鲁书社

鲁新登字 07 号

中国古典小说普及丛书

青楼梦

〔清〕慕真山人 著

文 图 校点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875 印张 4 插页 252 千字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4 次印刷

印数 60001—73000

ISBN 7—5333—0339—3

I·122 定价：7.80 元

青楼梦叙

结莺花之社，白傅情深；开歌舞之筵，散人录著。堤前插柳，贻六代之笙歌；泾里张帆，集三吴之粉黛。帘看杂燕，树遍栖莺，量风月以无边，采胭脂而皆是。画船载曲，荡三月之春波；翠馆藏娇，招五陵之芳草。固已脂林粉黛，窝是销金；钗颤鬟低，人皆如玉矣。则有吴靚苗婉，越女妖娆，秉绝代之姿，具倾城之质。滴来天上，曾吞九转灵丹；证到生前，定是三分明月。掩琵琶而雪涕，生不逢辰；题扇素而伤心，身偏失所。未证情天之果，竟沦孽海之波。拥鬟髻而恒啼，抽杯觥而自爱。红蕖出水，早被泥污；黄蘗生香，已知心苦。更有离魂倩女，慧业佳人，本咏絮之才，堕飘茵之劫。

春风十里，帘前停鸂鶒之车；秋雨一灯，锦上识鸳鸯之字。门掩枇杷，花下女号相如；家藏杨柳，荫中人怜苏小。莲香未嫁，思解佩以谁投；桃叶能吟，每留花而不发。有才竟弃，薄命堪伤。生憎春草牵愁，空怨东风无赖。倘非青眼，焉能传曲巷之情；不记红儿，未免减平康之色。俞君吟香，青箱家学，黄散才华。人来消夏湾头，家住莫釐峰下。翠艳红香之癖，夙擅冬郎；落霞秋水之词，堪夸王勃。歌勾舞引，屡停阮籍之车；枕暖衾温，遍选司勋之梦。巫峰雨握，南蒲云携。由来丰韵，差同傅粉之郎；若晋头衔，应授司香之尉。问王昌其十五，已知卫玠钟情；窥宋玉者三年，不似登徒好色。宛是来从玉府，还疑谪向罗天。思系金铃，护隔墙之红紫；愿施锦帐，藏落溷之芳菲。故其玉性温存，春心旖旎，但求一笑，何吝千金？相逢赠韩幙之香，到处掷潘车之果。琴挑君瑞，半面能窥；曲顾周郎，双鬟齐拜。两行红粉，争吟居易之诗；一辈青娥，争识昌宗之面。洵少年之豪放，实名士之风流。

然而欲海何涯，爱河易竭。驶流光其冉冉，随流水以滔滔。无何金粉销磨，老尽秋娘之鬓；玉容凋谢，迁来过客之踪。固知南雪北花，良辰无几；又见春鹑秋蟀，好景旋更。白水盟深，寒惊钗玦；西风质脆，裂到琉璃。伤飞絮之沾泥，复飘萍而迹汎。绿杨深处，惨啼归去之鸦；红药开时，忍斗将离之草。或则著汴京之衲，座倚空王；或则持红拂之梳，身归侠客。尤可痛者，妾是小青，郎逢卮利。抱邯郸之戚，遍辱才人；侪厮养之俦，见凌大妇。甚之烟消紫玉，声绝青琴。鸟号流离，憔悴襄王之梦；虫悲瑟缩，凄凉商妇之弦。此皆言之痛心，思之酸鼻者也。

于是振纸排愁，拈毫构恨，举生平之所历，贡感慨之所深，发挥性情，吐茹风月。每值春窗雨霁，秋夕灯明，把酒问天，踞床对月，裁笺一幅，聚墨十围。蜡烛高烧，记美人之韵事；胭脂多买，描妃子之新妆。要知情浅情深，不外悲欢离合；莫顾梦长梦短，无分儿女英雄。而况槁木灰心，浮云作剧，追昔时之良觌，成此日之相思。枕破游仙，须补情天缺陷；珠怀记事，尚留色界姻缘。慨舞衫歌扇以全非，问断粉零脂其安在？此《青楼梦》之所由作也。

或谓：“香山忆妓，究属荒嬉；杜牧登楼，亦讥薄幸。兹乃鸳招野馆，学荡子之骄奢；马试章台，觅旁妻之窃窕。香迷蝶醉，蜜引蜂狂，妄思豆蔻以同心，竟赠芍兰而插鬓。此非惑清扬之婉，海世邪风；开桃达之风，导人嬉席乎？”不知女闻本充选梦，才士不讳冶游。丝竹东山，曾说陶情于谢傅；娇娃南部，尚闻记盛于板桥。歌传玉茗而非诬，扇赠桃花而亦得。况乎钗飞钿舞，尽可销愁；雨魄云魂，原非著相。遇青裙而下拜，缠红锦以何嫌？或又谓：“诗刺贞淫，经传譬觉小家之说，奚益虞箴？而乃量欢喜之丸，毫端轻薄，负聪明之概，笔底淫狂。虽欲窥著作之林，终无当风骚之旨。”不知史氏非无别子，唐人亦有稗官。约指一双，竟上繁欽之集；存诗三百，不删郑国之风。盛世繁华，良时记载，但得指陈义理，悟入空空，何妨游戏文章，言之娓娓哉？

是书标举华辞，阐扬盛俗，为渡迷之宝筏，实觉世之良箴。看之子多娇，几日昙花之影；叹人生行乐，一场春梦之婆。所当指彼岸以回头，点心灯而照眼。情禅参透，色相皆空；幻境归来，胸襟便朗。万难自己，休谈翠袖之情；无可如何，且演青楼之梦。

光绪四年戊寅重九，梁溪钓徒、潇湘馆侍者、翰飞弟邹弢拜叙于吴门旅次。

青 楼 梦 序

呜呼！世之遭时不偶者，可胜道哉！夫人生天地间，或负气节，或抱经济，或擅长学问文章，类宜显名当世，际会风云，顾乃考其生平，则又穷年偃蹇，湮没以终。岂士伸于知己，而屈于不知己欤？抑何其不幸也！虽然“嫖母乘时，则嫖施晦迹”，前人早言之矣。尝见夫伪才自饰者，往往膺高官，享重禄，亦岂不驰声海内，交重一时？纪载章章，更仆难数，固不得谓之异事也。语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逢。”此抑塞磊落之奇士，所以悲歌慷慨，而不能自己欤！吴门慕真山人心慨之，顷出其所撰《青楼梦》来乞为序。其书张皇众美，尚有知音，意特为落魄才人反观对镜，而非徒矜言绮丽为也。噫嘻！美人沦落，名士飘零，振古如斯，同声一哭。览是书者，其以作感士不遇也可，倘谓为导人狹邪之书，则误矣。

光緒四年戊寅古重陽日，金湖花隱倚裝序于蘇台行館。

目 录

第 一 回	梦黄梁演成新说	论红绡试访佳人	1
第 二 回	花前重访艳	月下暗牵丝	4
第 三 回	幻景迷离游洞府	柔情缱绻证良缘	8
第 四 回	效痴人二生说梦	遇才妓三友联诗	11
第 五 回	护芳楼挹香施巧令	浣花轩月素试新声	14
第 六 回	筵宴才人欣浮大白	东邀众美拟集闹红	19
第 七 回	品名花二生逸致	奏妙技诸美才能	22
第 八 回	金挹香深闺掷巧	姚梦仙野径锄强	29
第 九 回	庆遐龄华堂称寿	访名妓花国钟情	33
第 十 回	漏春光柔情脉脉	进良言苦口谆谆	39
第 十 一 回	诗感花姨	恨惊月老	42
第 十 二 回	花月客深闺患疾病	蜂蝶使梦里说因缘	46
第 十 三 回	留香阁挹香初靚面	护芳楼月素愈添娇	50
第 十 四 回	吟艳诗才女钟情	宴醉花美人结义	56
第 十 五 回	扮乞儿奇逢双美	遇之子巧订三生	60
第 十 六 回	痴生活目美女倾心		63
第 十 七 回	对雪景众美联诗	闹花国挹香闹席	67
第 十 八 回	消除夕四友写新联	庆元宵众美聚诗社	72
第 十 九 回	宴挹翠痴生占艳福	咏梅花众美拟诗题	75
第 二 十 回	钮爱卿诗魁第一	金挹香情重无双	80
第 二 十 一 回	情中情处处钟情	意外意般般留意	84
第 二 十 二 回	菊花天书生遇难	题糕日美女酬恩	87
第 二 十 三 回	幻变真痴生思爱姐	恨成喜好友作冰人	91
第 二 十 四 回	留香阁美人论义	挹翠园公子陈情	94
第 二 十 五 回	进良言挹香发愤	告素志拜林达衷	96
第 二 十 六 回	装诈伪巧施诡计	酬情义允订丝萝	101
第 二 十 七 回	告父母邹姚竭力	酬媒妁金钮欢心	104
第 二 十 八 回	采芹香儒阶初进	赋宜家旧好新婚	108

第二十九回	卅六美重宴挹翠园 闰五月再集闹红会	110
第三十回	金挹香南阁赴试 褚爱芳东国从良	115
第三十一回	掇巍科才人驰誉 作幻梦美女飞仙	119
第三十二回	备列小星团圆五美 折磨中道疾病旬朝	122
第三十三回	金挹香抱病沉重 钮爱卿祷佛虔诚	126
第三十四回	药石无功挹香归地府 尘缘未断月老赐仙丹	129
第三十五回	众美人登堂视殓 诸亲朋设祭助丧	132
第三十六回	悲中喜挹香魂返 意外望诸美心欢	136
第三十七回	省亲堂合家欢乐 梅花馆五美谈谐	138
第三十八回	夫作先生二乔受业 妻操中馈众美钦贤	142
第三十九回	天赐麟儿爱卿生子 诗联雁字素玉推魁	146
第四十回	武雅仙订盟洪殿撰 章幼卿归于张观察	149
第四十一回	未免有情宝琴话别 谁能遣此月素分离	153
第四十二回	五卿成诀别 众美劝离愁	157
第四十三回	赏中秋挹香怀美 开夜筵素玉劝夫	162
第四十四回	吃寡醋挹香增懊恼 制美酒小素醉糊涂	166
第四十五回	寄闲情支硎山拾翠 添幽恨虎阜浜伤春	171
第四十六回	吴秋兰初生玉女 谢慧琼早卜金夫	177
第四十七回	方素芝归位仙界 陆丽春遁入禅关	180
第四十八回	陈秀英遇人不淑 袁巧云远适难逢	183
第四十九回	留别有书增感慨 新编笑语解牢骚	186
第五十回	钮爱卿华堂设悦 邹拜林北阙承恩	191
第五十一回	喜又喜双姒生子 悲更悲三美归西	195
第五十二回	悟空花吟诗悲夜馆 报劬劳捐职仕余杭	198
第五十三回	孝感九天割股医母 梦详六笏访恶知奸	201
第五十四回	嘉贤能荣升知府 请诰命恩报椿萱	208
第五十五回	花厅上青田礼斗 府衙内白日飞升	212
第五十六回	遵礼制孝子丁忧 问踪迹痴生辛苦	215
第五十七回	归故里扬名显姓 访旧美云散风流	218
第五十八回	看破世情挹香悟道 参开色界疯道谈情	221
第五十九回	小辈公然连捷 道情勉强寻欢	223
第六十回	撇却红尘妻悲妾泣 抚成子女花谢水流	227

第六十一回	金挹香天台山得道 钮爱卿月老祠归班·····	231
第六十二回	邹拜林弃官修道 金挹香采药逢朋·····	234
第六十三回	众美人重逢仙界 四好友再聚山坳·····	237
第六十四回	证前因同登月老祠 了尘缘归结风流案·····	240
校点后记·····		243

第一回 梦黄粱演成新说 论红绡试访佳人

词曰：

窝是销金，人来似玉，笙歌竞奏。山塘壁月琼楼，尽教遣此风光。
却怜丝竹当年盛，忽兵戈变起仓皇。恨难禁，怨煞王孙，恼煞吴娘。

而今再睹升平字，聚鸳鸯、小队脂粉成行。依旧繁华，青楼都贮群芳。
个依本是多情种，凭谁人着意评章？愿今生，锦帐千重，护遍红妆。

慕真山人曰：这首词是专说吴中风土，自古繁华，粉黛脂林，不能枚举。虽经乱离之后，而章台种柳，深巷栽花，仍不改风流景象。吾少也贱，恨未能遍历歌筵，追随舞席，惟是夙负痴情，于“情”字中时加警惕。但近来有种豪华子弟，好色滥淫，恃骄夸富，非艳说人家闺闼，即铺张自己风流，妄谓多情，其实未知“情”字真解。不知人之有情，非历几千百年日月之精华、山川之秀气、鬼神之契合、奇花异草、瑞鸟祥云、祲符有兆，方能生出这痴男痴女。生可以死，死可以生，情之所钟，若胶漆相互分拆不开。所以，有情者之不罕觐也？今我虽能解得情中之旨，而满腔素志，总不能发泄一二分出来。

那日正在无聊，忽见一道人自门外突然而至，细视之，鹤发童颜，超然尘表。正欲诘所由来，那道人即出古铜镜一面曰：“此尔一生佳话，尽寓其中，毋多诘，鉴后即明。”言讫不见。我即捧镜觑之，忽见镜中花木繁茂，不胜奇讶。熟视良久，觉得身轻如雾，神入镜中。恍惚间，见两旁栽植三十六本花树，树下各有一仙女侍立，正中坐着一位道长；相貌殊非凡品。正视间，见道长怀中取出一本书来，光华灿目，偷觑之，却是一本花名的册子。俄闻道者一一点名，树下众仙女俱上前参见，又见他默默地说了几句，众女始一齐退出。俄又闻仙乐盈盈，一道者带着一个仙女冉冉而来。及至，二人相见甚殷。那道者谓那位新来道者道：“座下金童玉女一案，本苑主已先发落三十六花降世去矣。如今两造俱至，望即施行。”那位道人点了点头，便宣仙女上前，也不知说了几句什么话，仙女亦即退去。继而又闻传宣我的名字，我也不解其故，便兢兢上前见了，那道者即命我投生吴中金氏。我正欲询其故，觉得一霎模糊，道者已失，自己竟变了一个孩子，知己为金氏子。但细细熟思，前因未昧。及长，遂以挹香名之，游花园，护美人，采芹香，掇藕

科，任政事，报亲恩，全友谊，敦琴瑟，抚子女，睦亲邻，谢繁华，求慕道，做了二十余年事业。

一日，忽见前生之赠镜道人一棒喝来，惊得大汗满身，神归躯壳，镜亦杳然。忽闻架上鹦哥诵诗云：

一番事业归何处， 花谢春深老杜鹃。

醒后，细思镜中之事，犹觉历历可溯，于是假虚作实，以幻作真，将镜中所为所作，录成一书，共成六十四回，名之曰《绮红小史》，又曰《青楼梦》。其人虽无，其事或有，后之阅者作如是观亦可，不作如是观亦无可。正所谓：

梦中成梦无非梦， 书外成书亦算书。

此书非谈别事，专说镜中一段幻迹。这人姓金，字挹香，又字企真，苏州府长洲县人氏。父字铁山，母王氏。家非巨富，室尚小康。生挹香，极钟爱，十龄即就外傅，十四岁，诗赋文章已皆了了。及二八，父母欲为娶室，挹香素性风流，托言尚早，意欲目见躬逢，得天下有情人方成眷属。父母素溺爱，亦不过为固执之。挹香虽才思敏捷，应试不难，然志欲先求佳偶，再博功名，是以年将弱冠，未擢巍科。生性无纨绔气，有高士风。身余兰臭，无烦荀令薰香；貌似莲花，不藉何郎傅粉。故人人爱慕之。

一日，挹香在书房看书，正在无聊，却有两个通家好友到来看他：一个姓叶，字仲英，因母制丁忧，未邀显达；一个是姓邹，字拜林，宏才博学，早采芹香，与挹香最投契。因是日天气清和，仲英约拜林闲步寻春，同至挹香处，讨今论古，赏赋鉴文。拜林谓挹香道：“昨日，我馆中课文严飭，甚属疲憊。今日幸得仲英过谈，故借至你处散闷。”挹香乃问道：“林哥哥，昨课何题？”拜林道：“乃‘不患无位’一章。诗题乃‘昆仑奴盗红绡’。”挹香道：“弟尝考昆仑奴盗红绡一事，真为千古美谈。老昆仑忠心为主，俏红绡慧眼钟情，如此佳人义仆，恐此时不能再得矣。弟素性痴狂，志欲访遍名花，窃恐莫予云觐。若得红绡辈事之，弟之愿亦毕矣。”复道：“课作曾否带来？”拜林道：“文未带来，只携诗在。”乃索诗，展开细读，读至第四韵：“飞腾仙子术，窈窕美人躯。”不禁大赞道：“风流倜傥，卓犖不群，抑且脂香粉泽，足令读者神迷！第思红绡辈，此时虽不能遇，而风尘中亦多慧质。弟欲一访花丛，苟得知己能逢，亦何嫌飘残之柳絮、蹂躏之名花？不识兄等肯助我一游乎？”仲英道：“弟愚矣！夫青楼之辈，以色事人，以财利己，所知惟谄，不知其情。朝秦暮楚，酒食是娱；强笑假欢，缠头是爱。况生于贫贱，长于

卑污，耳目皆狭，胸次自小。所学者，婢膝奴颜；所工者，笑傲谑浪。即使抹粉涂脂，仅晓争妍斗媚，又何知情之所钟耶？”挹香道：“兄差矣，夫秦楼楚馆，虽属无情，然金枝玉叶、士族官商有情者，沦落非乏其人，第须具青眼而择之，其中岂无佳丽？况歌衫舞扇，前代有贵为后妃者也。如绿珠奋报主之身，红拂具识人之眼，梁夫人勋垂史册，柳如是志夺须眉，固无论矣。即马湘兰之喜近名流，李香君之力排阉党，风雅卓识，高出一筹。然则章台之娇娇，不大联于深闺之碌碌者乎？又况梨涡蕴藉，樊素风流；过虎丘而吊真娘，寓钱塘而怀苏小，胥属文人墨士，眷恋多情之事也，兄何轻视若斯耶？”仲英语塞。拜林道：“吾弟既必欲一行，我等亦不敢扫兴，但到何处去寻访春光呢？”挹香道：“兄不闻干将坊中，章幼卿才技双全，艳名久著？弟未曾一见，何不乘兴而去。”拜林称善。于是三人偕往。

甫入门，早有人通报，即请入室。见其高堂大厦，书舫珠帘，花木扶疏，雕栏缭绕。暂入座，有丽者姗姗至，道：“家主请公子内书房叙话。”三人偕之行，曲折回廊，绰有大家模范。俄闻异香一阵，别开洞天，室中陈设愈雅：上悬一额曰“集红轩”，正中挂一幅名人画的“寒江独钓图”，两旁朱砂小对，四面挂几幅名人题咏。炉烟袅袅，篆拂瑶窗；珠箔沉沉，帘垂银线。三人正观时，见两垂髫捧茶出，谛视之，肌理细腻，风雅宜人。又非俄顷，引导者爰启朱唇告姓氏，三人一一答之。拜林道：“仆等闻贵小姐芳名，如雷贯耳，倾慕久深，屡欲瞻仰仙姿，犹恐鄙陋无文，莫由晋谒。今幸这位金公子说起，故不揣冒昧，高沐而来。倘蒙不弃，许觐兰仪，则镜阁妆台，尽可容生等一侍也。”婢道：“公子贵人，说那里话来。但家小姐晨妆未罢，未识贵公子能稍等否？”拜林道：“不妨。”婢乃辞去。

又片时，忽听环佩珊珊，香风馥馥，四侍女扶幼卿出，至集红轩。红羞翠怯，娇靥含春，身穿时花绣袄，低束罗裙。貌如仙子，腰似小蛮，莲瓣双钩，纤不盈掬。上前与三人见礼，各叙姓名，然后道：“妾风尘陋质，貌乏葑菲，怎敢劳贵公子殷殷垂顾？”挹香道：“佳人难得震耳芳名，今蒙芳卿不弃，许见阶前，不胜侥幸。并知芳卿研穷翰墨，酷爱诗词，佳作唱和，往来必广，未识可能拜诵一二否？”幼卿道：“妾沦落烟花，确是性耽吟咏，故常蒙时流惠施藻句，时逢闺秀荣赐瑶章。妾虽酬答有诗，恐取出必遭贵公子窃笑也。”拜林道：“儒林多陈腐之言，不堪悦目。苟有香奁白雪，彤管阳春，仆等视之不啻性命，望之胜于云霓，乞芳卿赐我侪一读，何异百朋之锡？”幼卿道：“既蒙君子见爱，妾何敢藏拙？尚望勿笑乃幸。”遂命侍儿往取。未片

刻，即携以出，上书“素芬集”，即示三人。中有《虎阜题壁》、《苏台怀古》、《牡丹八咏》，皆情丽芊绵之作。读到《感怀》一绝云：

年来飘泊混风尘，狼藉烟花命不辰。

佛纵有情怜浩劫，三生孽债亦前因。

三人阅毕，幼卿又出《莲花合掌图》求题，拜林乃题四绝以赠之云：

卿本瑶台小谪仙，天涯沦落有谁怜。

偶然解脱拈花谛，一笑皈依座上莲。

其二

绝代风流证夙因，莲花偶现掌中身。

瑶池姊妹应相忆，遍召蟠桃少一人。

其三

纵不香甜与玉温，衔珠鸚鵡已销魂。

愿为童子从傍侍，合掌莲台拜世尊。

其四

杏黄衫子凤头鞋，罗袜青裙八宝钗。

自是画工描得好，分明丰致较前佳。

拜林题毕，挹香也赠诗一首云：

一曲坊歌子细听，凭谁慧眼早含青？

桃花带雨千般艳，柳絮随风几度经。

心性自然饶妩媚，腰支谁与斗娉婷？

痴情愿作司香尉，保护幽芳永系铃。

嗣后开筵款洽，曲尽绸缪，酒阑后，方才相别。挹香素性多情，已觉恋恋，正所谓：

月地花天留客醉，红情绿意惹人迷。

不知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花前重访艳 月下暗牵丝

话说挹香与二人别后，独自回家，静思日间所遇，虽称才貌兼全，然一面猝逢，究不知是否知情洽意者。本欲细谈衷曲，探其行为，奈叶、邹二人在座，不能进语。翌日独去私访，倘得一意中人，订盟未晚。主意已定，安

寝寻梦。甫黎明，即起身梳洗，也不至书馆读文，即向堂上问安，托言：“同窗处今日会文，儿欲一往。”父母允许，惟嘱早归。挹香唯唯而出，不带童仆，独自一人，竟往章家。

适月娥香梦未醒，婢告主人，挹香止之曰：“不可扰他清梦。我略坐片时，还欲别往，少顷再来。”言讫，身边取出四枚番饼，谓婢曰：“小生带得微意在此，送与姐姐买些脂粉。”婢见挹香与他银子，嘻嘻道：“小婢无功受禄，又要公子破钞，待小婢拜领。”挹香挽住道：“见笑，须些何足称谢？敢问姐姐青春几许？芳名定宜风雅。”婢道：“小婢蕖香，年才十五。”挹香又问道：“巷中共有几处平康？”蕖香道：“共有五处。惟对门吕小姐，与我家小姐最称知己，不时诗酒往来。其余虽皆相识，无非口面之交。”挹香又询余者三家，蕖香道：“一为胡碧娟，一为陆绮云，一为陈秀英。”挹香留心细记。坐少顷，辞出，至对门吕宅。

原来这吕家也是一个有才的名妓，人皆品章、吕有“双美”之誉。年二八，小字桂卿，又名琬玉。丰肌弱态，柔媚聪明。往谒即见，挹香上前说道：“仆慕芳卿，时存企望，前因不识仙源，未遑造谒；今幸幼卿姐指点，渔郎始得桃津可问。今蒙芳卿不弃刍蕘，遽焉容见，何有幸乃尔！”桂卿答道：“妾之葑菲，自惭蒲柳，乃蒙幼姐姐齿及，得能亲瞻文采，实前缘也。”于是谦谦逊逊，叙谈良久始别。

复至胡碧娟、陈秀英、陆绮云三家，一访而归。行至半途，忽想起前日卖花老妈谈及汪家新来一位名校书，住憩桥巷假母家中。今日既乘兴而来，不可不兴尽而返，于是迤邐前行。未半里，已闻笙歌袅袅，响遏行云，知已到汪家。

入门至内，假母出接，见挹香少年秀士，便笑嘻嘻邀入客座，献茶毕，就问道：“公子贵姓？”挹香笑答道：“姓金。”假母亦笑道：“公子为什么不姓了潘？”挹香道：“这是何故？”假母道：“公子如此貌美，应该与潘安同族。”挹香又笑道：“如此说来，小生姓金不姓潘，则貌不美可知矣。”假母笑说道：“不是老身在这里说，想公子前生定是姓潘。”挹香大笑道：“可谓善戏谑矣！”假母道：“不是戏谑，焉得博公子一笑？且请问公子到来，定有见教？”挹香道：“小生自惭不美，所以要来访美人。闻得妈妈院中新到两位令爱，所以特来一访，未识可容俗士班荆一亲芳泽否？”假母道：“小女村野陋姿，尤恐不当公子青睐。既蒙殷殷，亦小女有福，老身当唤他出来奉陪可也。”挹香道：“怎敢。”

原来金挹香这个人性情古怪，凡遇佳人丽质，总存怜惜之心，所以听见“唤他出来”四字，甚为踟躇不安，故这“怎敢”二字，实由心之所发耳。于是引挹香斜穿竹径，曲绕松廊，转入一层堂内。虽非画栋雕梁，倒也十分幽雅。挹香心注美人，未遑遍览。假母引领到堂上坐了，即便进内。挹香徘徊堂上，因想道：“美人此时定知我来拜谒矣。”半晌，又想道：“美人此时谅必出房矣。”正想间，忽见两垂髫捧龙团出，奉与挹香，说道：“小姐午睡初回，我们去请来。”挹香道：“难为二位了。可对贵小姐说，缓缓不妨，小生品茶相待。”言毕饮茶，觉得一阵阵恍有美人色香在内，吃得甚觉心旷神怡。

良久，天色渐暝，方才见那侍儿携着烟袋道：“小姐出来。”挹香听见小姐出来，即忙立起身来，侧旁以待，早觉一阵香风，美人从绣帘中袅袅娜娜走出。但见：

晕雨桃花为貌，惊风杨柳成腰。轻盈细步别生娇，更喜双弯纤小。

云鬓乌连云髻，眉尖青到眉梢。漫言当面美难描，便是影儿也好。

原来这美人姓陆，名丽仙。本是大家闺阁，因经水火刀兵，致遭沦落。年方二九，秾纤得中。原籍毗陵人氏。工度曲，善饮酒，后来居上。人一见之，往往魂销魄散。挹香见丽仙装束可人，较日间所遇更加美丽，早喜得心神俱醉。候丽仙到堂时，即躬身施礼道：“小生久慕仙姝，未遑造谒，只道明河在望，不易相亲，又何幸一入仙源，即蒙邀迎如故，真我金某之福也。”丽仙见挹香少年韶秀，早已心倾，又见他谦谦有礼，十分属意，因答道：“贱妾青楼弱女，何足为重？蒙公子一见钟情，大加谬赞，妾何有缘若此耶？但刻因午梦乍回，出迟为罪，公子请上，容妾谢罪。”挹香道：“得识芳卿，亦小生之奇遇。若得饱餐秀色，使魂梦稍安，感恩非浅，何必如此拘泥？”二人谦过了一回，各通姓氏，东西就坐。茶罢，丽仙道：“今蒙郎君垂顾，妾欲以一樽为献，聊申地主之情。若云餐秀，妾蒲柳之姿，何秀之有？闻之愈增惭恧。”挹香道：“白玉不自知洁，幽兰不自知香。是仆之饿心馋眼，一望神迷，若再坐，只恐芳卿之黛色容光，要被仆窃去矣。”丽仙亦微笑不言，遂邀至媚香楼。

原来这楼是丽仙所居，计屋二椽，极为精雅。中间陈设客座，两旁桌椅工致。挹香环顾楼中，无殊仙府，中悬一额曰“媚香楼”，两旁挂一副楹联道：

丽句妙于天下白，仙才俊似海东青。

再看几上，罗列着图章古玩，博古炉瓶。傍一室即丽仙寝室。入室馥郁异香，

沁人心脾，两旁悬挂书画、奕代物华，真个是神迷五色，目不暇接。挹香道：“芳卿人如仙子，室如仙阙，小生幸入仙源，真侥幸也！”丽仙道：“草草一椽，绝无雕饰，郎君直谓之仙，亦有说乎？”挹香道：“仆之意中，实见如此，若主何说，则又无辞以对。”丽仙道：“对亦何难？无非过于爱妾，故此楼亦邀青盼耳。”挹香听了，亦笑道：“仆之心，仆不自知，卿乃代为说出，芳卿之慧心，真超于千古之上矣。”

二人方绸缪问答，只见侍儿捧出酒肴，摆在楼中，请二人饮酒。丽仙道：“不腆之设，不敢献酬，望郎君鉴而开怀。”挹香初意只望一见为幸，不意比日间所遇，貌又超群，情又旖旎，又留入楼中，又芳樽款洽，怎不快心。甫饮数杯，早已情兴勃发，偷觑丽仙醉后风神，如芙蓉之带朝旭，妩媚更甚，即携壶斟酒一杯道：“仆遇芳卿有幸，请饮一卮。”丽仙笑道：“郎君是客，不应敬妾之酒。今接受郎君之赐，亦该奉敬一杯。”言讫，把酒饮干，也斟上一杯，递与挹香。挹香饮毕。

二人正在缱绻，忽假母步来，道：“好呀，你们竟不用媒了！”挹香笑道：“男女相饮，虽近于私，然亦是宾主往来。倘若红丝系缚，还当借重于斧柯。”说罢，三人大笑。挹香已带微醺，半晌，谓假母道：“方才妈妈不用媒之说，明明以媒自居，但不知妈妈伐柯之斧，利乎不利乎？”假母道：“公子放心，老身虽非吴刚再世，但今日执柯，亦可专主一二。请公子今宵于温柔乡安享甘甜之味，明日谢媒可也。”挹香狂喜，即斟酒一杯，向假母道：“月老请先饮一卮，谢媒明日何如？”丽仙见此行为，樱含一笑。原来挹香情宴虽开，因眼界自高，故犹是无瑕璞玉，此时醉眼情思，怎当得丽仙之风流调笑？你看我如花，我看你如玉，不觉十分难禁。正所谓：

红羞翠怯情偏笃，柳旁花随意易痴。

挹香既醉，即偕丽仙进房，四处又观看了一番，然后至内房，忽见桌上列一红装锦册子，上书“悦目怡情”四字，正欲展开，被丽仙双手夺去。挹香心疑甚，必欲一睹，丽仙勉强与之。挹香启视之，原来是四幅行乐图儿，上边皆标名色：一曰“戏蝶穿花”，一曰“灵犀射月”，一曰“舞燕归巢”，一曰“傍花随柳”，皆绘得穷工极致，旖旎非凡。况兼丽仙之千般妩媚，万种温存，乃替卸罗襦，代松香带，道：“醉已极了，玉漏已深，望芳卿伴我睡吧。”丽仙此际半羞半就，任挹香拥入罗帏。正是：

一对鸳鸯春睡去，锦衾罗褥不胜春。

要知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幻景迷离游洞府 柔情缱绻证良缘

话说挹香与丽仙一夕幽欢，甘甜尝遍，千般怜，万般爱，及至怜爱不得已之时，未免笑啼俱有。正所谓：

月正团栾花正娇，相逢恰是可怜宵。

携红握翠增怜惜，不问应知魂也销。

二人十分恩爱，枕边又添出无限温存，说得你投我洽，不觉又沉沉睡去。直到次日红日三竿，方才起身。梳洗后，吃了点膳，然后回家。至书塾也无心攻读，静坐芸窗。不片时，金乌西返，玉兔东升，挹香因昨夜夜深，身子疲倦，食过晚膳，即就寝而卧。

谁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恍惚间，此身缥缈，如在云雾间一般，不由自主，迤邐而行。细视之，却非素来经过之地。但见隔岸鲜花，沿堤新柳，一弯流水，回绕小桥，烟霞泉石，幽异非常。娇滴滴名花欲语，脆啾啾鸟语频闻。行向前，见屋宇耸耸，宛如宫殿。甫入门，见悬一额曰“有女如云”。至堂上，异香馥郁，人迹稀逢。信步入内庭，见朱栏曲折，秀石峥嵘，池亭缭绕，花木参差，其中陈设精致，皆非人世所有之物。正视间，忽见一垂髫童子至，乃问道：“君是何人？焉得到此？”挹香乃述其所由来，并询此为何地。童子道：“此乃清虚中院，院主即月下老人吴刚。凡世间姻缘一切，俱是院主执掌的，即世间佳人丽质，一旦尘缘谢绝后，俱在此处居住，故又名曰‘留绮居’。今君有福至此，大有前缘。趁此院主往下界巡察，待我引君一游如何？”

挹香大喜，即偕之行。见洞门双启，异境别呈。其中瑶草奇花，纷靡不尽，正中一殿，极尽崔巍。殿中列一仙斧，盖世俗相传斧柯之谓。又有三生石、赤绳等罗列其中。右边有一小门，上书“金屋”二字。启扉入，见绮罗毕集，众美娟然，一个个舞袖翩跹，若要与挹香相见。挹香不觉神魂飘荡，连自己多不知身在何地。见那众美人不慌不忙，都上前相见，都各陈名姓：有说是馆娃宫里的；有说是手抱琵琶身，从马上来的；有说是琴心感触，炉边卖酒家来的；有说是采药相逢，马上折桃花的；有说是宫中留枕，寄与有才郎的；也有说是青琐偷香，分与少年人的；也有说是为雨为云，梦中曾相会的；也有说是似雾如烟，帐里暂时逢的；也有说是吹箫楼上，携手结同